



舞女流

[illegible][illegible][illegible][illegible][illegible]

譚坐宮詞句

四部探蹤之一時
的走逗趣爲一
停幼年馳名公探
各，各有名詞，各
爲許隆衆流，劉
升漢，王鳳卿派
及譚派，目下已
譚派統一，開口
是一金井鎖枯樹
被因幽州思老母
常掛心頭（王引
定場詩，盛當金
堂格調，是金井
詩又是首前驅。

步雲

歌場拾荒
（三）（老漢）
但在表情上，却
極貼，不過觀衆不

雙妹老牌
雪花膏
茉莉露

卽承本埠上海四
進士中漢氏，都
三彩且應行，自
氏南來以後，萬
改以花旦並行，
現今評論人對於

（張白）老爺爺到了任。所寄來們的船裏，也就成了船夫白多謝老爺。（老爺白）船夫白老爺，看什麼了。（張白）小姐呢，可曾打撈起來了。（老爺白）我們打撈半日，並無下落，打聽九死一生。（張白）唉呀，（唱搖板）船裏，真來心內傷，好似原刀刺胸膛。女兒生命無把握望。（哭頭）望兒呀呀。（唱）撇下這受凍涼。

[illegible][illegible]

但是，在我們晚輩面前，人生（三五一）

亂七八糟，可是老師卻還不能做這樣的事。人除了自己作人外，還要除了一個說到帮助别人作人。還是存一個救世的心思，平天下，入世不是救世，救世門爭，又何嘗不是出世？越過陳搏祖師，可多身上笑着說天下興亡，豈是天下笑着說天下興亡？天定怎樣的心說天下興亡，向大誠之學，望聖聖聖，自然有滅之慘，這一

定不要去救他們呢？老師俯首，站將起來，拍了他的肩

我爲你的話所動了

[illegible]

家，自是造的房子，小，只要一百元，往往過三星期，那價工，其心也，得一日之工，北平一千三百，而且，讀，深，之，胎，蘇，合，一，飯，映，將，滿，

[illegible]

即呼曰：「賊意。」即病其瘳而無味。北方俗

[illegible]

布特勒的(一)笑話三則，
列夫托克之笑
一書中摘錄而
致，內容出版
確布特勒及國
之笑話，確有
，則未免顯庸
天笑錄錄)
應學左(按

[illegible]

話 院特勤 人助 排被 首教 近他 把石 藏藏 現例

他三千元，四千元，五千元，信口開河，竟全說出來。其實，他們只曉得頂房子可以發財，而外面真的市價，而

長篇小說 新

第三十二話

直到那一天，二步見風去樓空，他們所

住的一間屋子，已借給別人居住了。其餘二間的衣櫃等，纔搬母親出門時，偷偷地從家裏出來，趕到公寓裏。只

長篇小說 新

第三十二回

直到那一天，二少

見鳳去樓空，他們所

星之類，都安放在陽

未免太辣了。但牠

救之法呢？我又此刻

想到了請律師，他就

訴過他幾回的。二寶

上海春秋 (六三八) 天焚

訴法律家主溫淑麗 入園圍村姑遭逮捕

瑞樂母親出門時，偷偷地從家裏出來，趕到公寓裏。只見房裏的一間屋子，已借給別人居住了。其餘二寶的女傭李媽，公寓老闆，告訴他一切情形。他現在：母親的手腕越起是這樣，我倒還不肯去賣二寶。只是想：如何一個當家裏不放我出來，不能給過去說律師。

想到了二寶的娘，是傭婦在張律師家裏，是二寶親口告訴就是怕看見娘，所以不會去得。此刻却不能管了。他就

星之類，都安放在陽
未免太辣了。但轉
救之法呢？我又此刻
想到了請律師，他就
訴過他幾回的。二寶
枯公寓老閱商量，敦
他就代公寓出面，草
那時楊媽正在掛金
那，有的說在東北角
有人送了一張條子來
這條子，交給她的

房裏。公寓老闆，告訴他一切情形。他想：母親的手腕，總是這樣，我倒還不肯去娶二寶。只是現在如何！一個當家裏，不放出我出來，不能給我奔走，不能給進去請律師。他想到了二寶的娘，是傭傭在張律師家裏，是二寶親口告訴，就是怕看見娘，所以不肯去得嗎。此刻却不能管了，他就叫他們去通知他娘的娘，備備在張律師家裏的棉襖。草間了一張字條兒，註明了住址，叫公寓裏出店的婆去通知他的女兒，連字也去拆過，讓也去起過，都說人走走了。上，有的說在碼頭上。楊媽正在猶豫不定之中，忽然說，是交給你有一位楊媽的。楊媽是不識字的人，連「可」字，說來家四小兒，四小兒有了，卻下來的說道：「可」字，

和公寓老闆商量，教他代公寓出面，草

他們去通知她的娘舅的娘姊姊嬸嬸在張律師家裏的楊媽。草間開了一張字條兒，注明了住址，叫公寓裏出店的婆去她的女兒，連字也去拆過，課也去起過，都說人是在上樓上的，有的說在西南角上。楊媽正在猶疑不定之中，忽然上，說是交給你們有一位楊媽的。楊媽是不識字的，連忙去東家四小姐看，四小姐看了，即下主內說字：「可乎」

